南禅》作者：唐酒卿

晋江VIP2018-06-08完结

总书评数：5115 当前被收藏数：3998 营养液数：5360 文章积分：101,508,552

文案：

这人世八苦我尽尝遍，不求佛，但求你。狷狂难驯妖怪攻x清冷寡欲幼稚神仙受1v1，HE。

视角无法选定，双方都有。

内容标签： 灵异神怪 情有独钟 近水楼台

搜索关键字：主角：苍霁，净霖 ┃ 配角：一堆。 ┃ 其它：一堆。

第1章 前尘

　　“你看见了什么？”

　　“尸山血海。”

　　“你为何而来？”

　　“杀人而至。”

　　“净霖。”真佛悲悯地垂目，“回头是岸。”

　　净霖仰起头，发散一身。他目光冷漠，衣摆被血浸泡，剑锋垂划于地面。周遭是无望血海，头顶是无数神佛。

　　他轻轻地说:“晚了。”

　　净霖踏上阶，云间三千甲一齐退后。他每走一步，三千甲便退一步。所有人面对着他噤若寒蝉，他分明是孤零零的一个人，却叫这天地间的诸神如临大敌。他走得这样慢，好似寻常来往，好似他仍旧是那个众人熟知的临松君。

　　梵坛莲池泛起涟漪，被滴答的血珠搅得浑浊。云间三千甲的统将黎嵘跪面莲池，撑着长枪，哑声喊道，“净霖你何必如此！今日一过，你便再无容身之所。你究竟是何等的恨，何等的怨！他即便有所过错，也该交由九天境处置。你为何不开口，你为何从不开口。你永远这样一意孤行，你偏要落得众叛亲离。净霖——！”

　　黎嵘竟呕出血来，他双目赤红，浑身颤抖，失声哽咽。

　　“——你不要活了吗？”

　　净霖已然踏上了最后一阶，他似乎已将温情抽离在了别处，余下的只有砭骨寒冷。梵坛真佛拈花面对着他，背后众僧齐声诵经，遮天蔽日的都是人，却没有一个与他并肩。他的剑锋轻磕在地面，终于停下了脚步。

　　一口金芒大棺横躺于佛前，没有棺盖。三重加印的梵链层层落锁，露出里边闭目的男人，正神态安详，似如沉睡。

　　“你已犯下滔天大罪，还要固执己见。”真佛面容慈悲，注视着净霖，“君父在前，你仍然不愿放下屠刀。你要将一生功德尽毁于此，做到弑父杀友才肯罢休？”

　　净霖恍若未闻，咽泉剑翻手横扫，一线青芒倏忽大亮。众僧的颂声戛然而止，紧接着狂风自青芒间咆哮而出，一时间众人全都掩面摇晃，唯独真佛屹立不倒。

　　“净霖。”真佛仁慈地说，“俯首听命，皈依梵坛。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”

　　四下莲花怒放，佛光普照，诵经声再起。云间三千甲齐声暴喝，杀涌而来。远处九天台上的长鸣钟钟声幽远，笙乐神女状似垂泪。却见净霖不退反进，青绦色融于铿锵银甲间，殷红血花一并爆开。云端铺就一层红霞，咽泉剑如流汞闪现。血腥搅乱众人心神，诸神之间有人掩着口鼻连连后退，又惊又恐地望着净霖，不知往日疏于结交的临松君，怎么就突然变作了此等杀戮之神。

　　净霖所经之处，血淌台阶。他听不见旁人的劝阻，他眼里心里具是那口金棺。真佛似在叹息，可于他而言却仿佛远在天边。当他与黎嵘擦肩而过时，黎嵘抬臂相阻，却只有指尖擦过了净霖的衣摆，在那金芒与红霞交错的瞬间，两个人从此成为殊途异路。

　　“净霖——！”黎嵘骤然涌上悲恸，他踉跄爬起，探手欲追。可他铠甲压身，已负重伤。只见净霖的背影没入金芒，真佛垂指，咽泉剑青光爆起，天地间被强风张狂横蹿，咽泉剑已经穿过梵链取走棺中男人的项上人头。下一刻，无望血海惊涛拍浪，九天四君一齐下印，云端似如被重砸一击，九天境剧烈震荡。

　　星辉齐聚，梵文旋转，金芒形成飓风。众僧诵声加快，净霖被包围其中。他已了心愿，将手中人头抛扔下阶，缓慢回首。黎嵘不知何时已泪流满面，在这须臾之间，看得净霖对他答了一句话。

　　你不要活了吗？

　　生已至此，不必了。

　　电光石火间，黎嵘便见净霖碎于包抄之中，就连那青色萤光也一同泯灭。从此天上地下，再没有临松君。他的前尘旧故尽数随风而逝，甚至无土掩埋，便消失殆尽。

第2章 锦鲤

　　一尾锦鲤躺在瓷坛中。

　　它似是百无聊赖，连动也不愿动。内室开了窗，雪花打外飘入三四点。它甩尾游了一圈，用嘴触着雪花，被冰了一下，便倏忽沉进水中，摇头晃脑，很是惊奇。它独自玩了一会儿，仍是寂寞，便又浮了出来，仰看榻上合衣而眠的男人。

　　这条锦鲤尚未见过旁人，所以不知这世上的美丑如何衡量。但它时常看着这个人看得入迷，似乎一日的趣味尽在这时。它目光肆意地打量着男人的眉眼与口鼻，从其中窥得一点儿风流多情的颜色。当这个人醒来时，却是截然不同的冰冷，好似将一团撩人香屑镇入潺冰之下，变得疏离非常。所幸男人似有伤在身，一日里大半的光景都在沉睡。

　　锦鲤看了半晌，见外面雪势渐大，从窗漏了许多进来。这人还是浑然不觉，碎雪卧睡在他额间，又缓缓化作了水。

　　锦鲤看着，便觉负气。它与这人相伴了多月，从未亲近过，今日却被这胆大妄为的雪花捷足先登，凭什么！

　　锦鲤将瓷壁拍得作响，又将水搅得波荡，跃出水面又跌溅水花，只吵得男人眉间微皱，睁开了眼。男人的目光稍作迟钝，才转向了白瓷坛。锦鲤正好“扑通”落水，溅得小案上一滩水渍。

　　它想着男人该起身来抚慰它，谁知他不过是睨了一眼，便抬指隔空点了一下，又阖目休憩。锦鲤被这一点定住了身形，来不及甩尾，僵直地浮在水面。它张口欲叫，却只能吐出泡泡来。它心里生气，便想我近日都不要理他了，任凭他哄着劝着，我也不要理他了！

　　男人足足睡到了次日清晨，起身披衣时眉间仍是疲惫倦怠。锦鲤已定了一夜，心里从“我不要理他”，变作“此生别过，从此路人”，可惜男人既听不到，也看不懂。他掌心拨下些饵粮，锦鲤便觉浑身一轻，重新活动起来。它一能动，便忘记了前言，追着饵粮狼吞虎咽，末了还要蹭过男人的指腹，装作万分乖顺的模样。

　　男人肤色偏白，锦鲤绕他指腹时，便觉得他会一触即化，因他看起来心不在焉，又仿佛本就没有“心”，随时都能一睡不醒。锦鲤怕他真的会化，便用嘴啄了他的指尖，想要感触一下。岂料触感寒冷，却又非常软润。锦鲤大吃一惊，又啄了几下，直到男人垂来目光，被指尖的微痒拽回神识。

　　他拨了拨水，说:“没吃饱吗。”

　　他声音一出，外廊的朔风便停歇了。

　　锦鲤贴着他指尖游曳，翻滚一圈，巴巴地望着他。他便心下领会，转头望了窗外。此刻正在下鹅毛大雪，不宜出门，可是他偏生不与常理相合，便抬步向外去。

　　坐在台阶下的小雪堆突然抖了抖，露出个石头小人来。石头小人手脚并用，翻过门槛，将白瓷坛顶到了头上，摇摇晃晃的又追了出去，男人已经步入雪中。石头小人顶着瓷坛，跟在男人脚后，漫天飞雪似有忌惮，皆避而不落在他们身上。

　　锦鲤原本见他又不亲自抱着自己，很是低落。可出来了又见得雪掩苍穹，庭园覆白的景象，便将那一点低落抛去九天之外，兴奋地上下翻浮。

　　它常住内室，少见外景。只有遇着男人兴致颇佳时才能出门，今日是头一次出门见着雪天，亢奋难挡。一时间忘了形，蹦得瓷坛左右摇晃，石头小人脚步踉踉跄跄，在雪地上勉力维持，最终还是扑趴在地。瓷坛顺着雪地滑了出去，所幸的是没有翻砸，不幸是瓷坛依旧，锦鲤却摔飞了出去。

　　锦鲤在半空崩成一道金红的弓，一头栽进雪中，只留了尾巴剧烈摇动，惊恐地拍雪。不到片刻，便被人拎着尾巴拽了出来，它本作低眉顺眼的委屈状，结果入眼的是张年轻俊俏的脸，登时愤怒挣扎起来。

　　阿乙露出一口利牙:“净霖！这条鱼给我吃行不行？它这般的肥，清炖红烧都是香的。”

　　净霖早已驻步回首，说:“还给我。”

　　石头小人爬起身，扶稳头顶被压弯的草环，追着阿乙蹦跳，想要把锦鲤抱回来。阿乙偏把锦鲤拎在半空甩动，嬉笑道，“够得着尽管拿去。净霖，你这人真是无趣，整日就知睡眠，不如下山同我玩去吧？中渡之地广阔无垠，好玩的多了，与那天上迥然不同，保准让你眼花缭乱，忘了自己。”

　　若说锦鲤最恶谁，那便是这位阿乙了。他原身是参离树上的五色鸟，时常变作人来园中玩。每次一到，必定对锦鲤垂涎三尺，还要对净霖百般示好。锦鲤晃在空中只觉得头晕目眩，听得他又在引诱净霖下山去，便勃然大怒，偏对他无可奈何。

　　石头小人踢了阿乙的小腿，阿乙吃痛抱腿，锦鲤趁势挣脱。石头小人将锦鲤接了个正着，转头就要跑。可这锦鲤胖得很，石头小人只能搬动一半，仍留了一半拖在雪中，撒腿狂奔。锦鲤脑袋拖在雪中，被积雪撞了个满脸。它这下连泡泡也吐不出来，被磕得眼前发黑。

　　净霖将它拾起来，它还是瘫身不动，瞧着分外可怜。净霖将它看了片刻，它虚弱地张张嘴，便被送进了袖中。一入袖，它就立刻生龙活虎。净霖的袖自有乾坤，它浸在里边终于能喘上气，灵气充沛的盈满四周。它贴着净霖，说不出的舒坦。

　　这便是它定要赖着、黏着、霸着净霖的缘故，只要贴着净霖，便得净霖的灵气滋养。它虽尚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，却分外迷恋这种被滋养的感觉，觉得这股灵气要比饵粮美味得多，它总是贪婪地吃不够。它自己都吃不够，岂能容人别人窥探？凡是靠近净霖的，便被它自觉划为来偷灵气的那一类，故而敌意深深。

　　锦鲤一边吞着灵气，一边凑头听着阿乙与净霖的谈话。

　　“下山去不成吗？你总待在这里，待一百年，待五百年都是一个样子，太寂寞了。”阿乙枕着双手，踢飞积雪，“你在天上也是这样么？”

　　关你屁事。

　　锦鲤冷冷地想。

　　净霖衣带伴风，只说:“找我何事。”

　　“无事便不能来了吗？你这人未免太过寡情。在你心里，我也是那种人吗？”阿乙不屑道。

　　“无事不登三宝殿。”净霖的声音比风更冷。

　　阿乙经不住这冷，没出息地裹紧外氅。他下巴埋进了绒毛中，便只有一双乌溜溜的眼睛，这样看着反倒男女难辨。他眼珠一转，望着净霖软声道，“净霖哥哥，东边有个妖怪欺负我，我又打不过他，你便下去教训教训他，无须要他性命，只要他断了手脚，让他从此老实听我差使，行不行？”

　　净霖步子一顿，侧目看阿乙。

　　阿乙在那目光里稍退一步，觉得自己面对的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只匍匐巨兽。他畏惧地出了汗，面上挂不住，便轻哼一声，又踢一脚积雪，强撑着说，“你帮是不帮！”

　　净霖漠然地看了他半晌，说:“你这么想断人手脚？”

　　阿乙心下一凉，莫名怕了。他攥紧外氅，竟在这一刻不敢作答。净霖不再理他，抬步向前。

　　阿乙站在原地咬牙切齿，想不明白自己是哪一句话惹得这人不快。他又没要对方性命，只不过是想让对方断手断脚罢了，这有什么打紧的？值得他这样不给面子！

　　阿乙本就是娇生惯养出来的，他姐姐是参离树神，掌管中渡之地草木生长，疼他得紧。他素来要风得风要雨得雨，在中渡横行惯了，哪知道“乖巧”二字怎么写。当下受了气，便也不再追着净霖央求，转身化作五色鸟穿雪飞走了。

　　夜里净霖已入睡，锦鲤也贴着瓷壁呆立不动。内室未点灯火，庭园也漆黑一片。只听一点轻响，阿乙已飞进内室，化作人形。他将瓷坛抄抱起来，蹑手蹑脚地带出门去。

　　一出了庭园，阿乙便飞奔起来。锦鲤在颠簸中惊醒，见四下夜色浓稠，烈风不止，便知自己入了虎口。

　　“他向来爱惜你，我只将你丢下山去，他必然会跟下山来！”阿乙抄衣蒙住瓷坛，哼声，“即便他不跟来也无妨，你以尾巴拍我脸颊不止一次，既然他不要你了，我便把你扔去河中，拿你去喂妖怪！”

　　锦鲤勃然大怒，又听阿乙说道。

　　“你休装作听不懂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你日日赖着净霖，不过就是为了他那点灵气，想要吞掉他来增长修为，以便自己早日化形。”阿乙纵身化作双翼，翱翔云间，“你以为净霖也不知道吗？蠢物！我便要看他来不来。”

　　锦鲤奋起上跃，却被阿乙的衣衫挡了个严实。它察觉自己距离净霖越来越远，只听风声呼啸，阿乙竟飞了整整一夜。

　　锦鲤逐渐在寒风中冷静下来，埋入水中边吹泡泡边想。

　　净霖一睡便叫不醒，如同半死，谁知道他何时会醒来。万一他这次一觉睡到了春三月，那我岂不是要凉透了？

　　它暗自思索，想要寻找机会逃脱。

　　只说净霖仍在沉眠之中，靠在雪中的石头小人却抖抖脑袋醒了过来。它揉着黑豆般的小眼睛，打着哈欠跑起来。下台阶时没留意脚下，一骨碌滑下去，“嘭嘭嘭”地顺着台阶溜向山下，最后摔了个四脚朝天。它一个鲤鱼打挺起了身，戴好草环，扯了一根枯枝做木杖，一脚深一脚浅地追着阿乙飞离的方向走去。

第3章 鲜活

　　锦鲤被晃醒，蒙住坛口的衣衫已经拿掉。它倏地闪贴在壁，却发觉前边的风景处处陌生。

　　阿乙吃着葡萄，下巴一扬，趾高气昂地说，“喏，前边看。你知道这是哪儿吗？蠢物，想来你肯定不知道。”他露出恶意的笑容，“这是东海之滨的一处寒潭，深不可测，里边压着一条作恶多端的海蛇，已经许多年没进食了，饿得饥不择食，连人也是吃的。若是把你抛进去，连它牙缝也塞不住。”

　　锦鲤思忖了一下身形，自觉塞住海蛇牙缝还是可以做到。但它生来不是为了给一条海蛇塞牙缝的，所以它即便是能够塞住也不想塞。于是它面无表情地看着阿乙，心想来日若成了人，就拔光这小子的尾巴毛，倒拎着他原身，让他光屁股闯荡江湖。

　　但阿乙只能见它呆呆地望着自己，模样出奇的傻，便丢了颗葡萄砸它，又凑来端详它，“虽说天底下的锦鲤都长得相差不离，可我才不信净霖会随便养一条。你是不是天上来的？你若是天上来的，便定是个细作了！如今承天君将三界划分清晰，把等级品阶制定森严，捧得九天境快比天高，还要顺脚踩一踩我们中渡之地，又设立了分界司来巡查中渡。这个时候下界来的，必然是细作无疑了。你是也不是？”

　　锦鲤嗤之以鼻，阿乙又砸它一下。

　　“你怎么呆呆傻傻的，在净霖身边待了这么久，竟连话也不会说。可见你天资愚笨，是条蠢物没错了。”

　　你才是蠢物，你全家都是蠢物。

　　锦鲤暗自腹诽，却仍作天真懵懂状，在水中不知所谓地望着阿乙。阿乙觉得它好生无趣，打不还手骂不还口，没什么意思。他盘腿坐在石头上等了又等，终于耐心告罄，觉得此刻已至午时，净霖还没有来，必是不在乎了。于是他翻身下地，抬脚将白瓷坛抵到水边。

　　“你打了我三次。”阿乙摸着颊面，“我可一次也没有忘记。往日看在净霖的面子上忍一忍便罢了，可气你还看着他欺辱我。你既见过我狼狈的样子，我岂能容你继续苟活。这下好了，反正他也不在乎，回头我只须求一求阿姐，他便是不想也得买个面子给我。”

　　阿乙说着翻脚一踹，白瓷坛便倒扣向寒潭。锦鲤落入水中，沉了下去。

　　阿乙略有不安，又负手自言自语道，“这可怪不得我，我留了时间于净霖，他自己不来，便该是这条蠢物的命了。”

　　锦鲤一入水，便觉得寒冷异常。这寒潭三面环壁，无路可逃。它试着下沉些许，又被深不见底的漆□□了回来。它已稍通一点灵性，嗅得出底下隐约压制着什么庞然大物。

　　这可真他娘的是命啊。

　　锦鲤贴着岩壁一动不动，它所过之处不见草叶。这潭里死气沉沉，它这样定着，却总有一种被盯住的错觉。往下被黑暗吞噬，即便游上来什么东西，它也未必能够察觉到。它只觉得自从自己通了灵以来，还没有像这般提心吊胆过。

　　约摸两个时辰，此处已暗了下去。它通身金红被掩入昏暗，这让它稍感放松。可此地必然不能久待，海蛇的气息隐隐压抑着锦鲤，让它哪里都不舒服。

　　锦鲤顺着岩壁环游一圈，三面岩壁皆无其他通口，可见当初为了封住海蛇，在挑选地点上下过一番功夫。它现下又离不得水，只有静待转机一条生路。

　　鲤鱼仰看水面上星汉点点，越发冷了起来。它如今才明白室内的好，即便净霖总爱开着窗，却没有这般的冷过。它肚中空空，又饿得难受，致使等待也变得异常难熬。

　　它总是想着净霖没醒，可净霖若是醒了，就真的会来吗？他从来不对它笑，也不抱它上榻，只是偶尔合卷假寐后，会起身逗一逗它玩。它觉得于净霖心中，自己还不如石头小人。

　　可它仍然想要待在净霖身畔。

　　因为它要吃掉净霖。

　　它常见净霖在睡梦中皱眉冒汗，也常见净霖在空廊下独自枯坐，它不知道这世上还有没有人同净霖一样孤独寂寞。但它明白，净霖重创未愈，睡眠只是遮掩可趁之机。只要它吃掉净霖，便能略过中间那百年苦修。它已经通了灵，它不再知足于水中，它内心随着灵气的增益而不断膨胀，它想要上岸，想要在某个深夜俯身咬断净霖优美的脖颈，从此占据一方，称王称霸。

　　锦鲤这般陷入沉思，浑然不知底下的黑影正在无声迫近。当它想要转头游动时，正撞见一对铜铃大小的金瞳直勾勾地盯着它。覆裹着石青鳞片的身躯仅仅在水面露出冰山一角，波纹轻轻荡开，那鳞片缓慢地划动着，无尽延伸。想要凭借露出的这一截来猜测它到底有多长，无异于是管中窥豹，难得其全。

　　寒夜岑寂，周遭无声。

　　锦鲤绷得僵硬，它在这体型碾压的对峙中被恐惧埋没，又在恐惧之中激生出一点亢奋。它竟在颤栗里被海蛇浩瀚的灵海所诱惑，这条海蛇额顶出肉胞，分明是要化蛟了。锦鲤贪婪且不自量力地想。

　　我若是吞掉它

　　海蛇当真是饿极了，竟骤然张口，连戏弄的兴致也没有。它被压在此处，除了近来闹事的那只鸟，再未见过别的活物，当下见了冒着丝丝灵气的锦鲤，只想吞进腹中。

　　锦鲤见势不妙，调头就跑。它借着体型，迅速游闪在海蛇的身躯之间，灵活敏捷。岩壁被嘭声碰撞，海蛇屈身寒潭，上压封印，极度不便。它又正逢化蛟关键，无法随心所欲的缩减身形。只能任由身躯粗暴地碾过岩壁，一尾甩得底下岩壁寸寸龟裂。

　　锦鲤躲闪着石块，没命逃窜。粗壮的身躯填压四周，将它可躲避的地方飞速压窄。它被水流挤推进狭隘之中，海蛇蜷收身躯，将它封在身躯之间。岂料它竟从自己张口的瞬间窜过锋利的牙沿，冲向水面。

　　锦鲤背上被海蛟齿刮掉些许鳞片，它顾不得回头，只能埋头上游。下方水流激荡，海蛇弹身，眨眼追上了它。

　　巨口已张，潭水倒吸，一切都疯狂涌纳向那张口。锦鲤游曳艰难，水面已近在咫尺，却倏地被倒吸回去。

　　要被吃掉了！

　　锦鲤已经被吸纳入口，眼见海蛇将要闭口，不知哪里来的力气，竟拼命挣向要闭合的一线空隙。

　　前边突然探进一只手，骨节泛白，狠狠扳开海蛇的口，露出锦鲤来。锦鲤撞进净霖怀里，刺溜一下就窜进净霖松开的领口，贴着净霖的肌肤不肯再冒头。

　　净霖脸色苍白，一指定住海蛇双眼中心。海蛇只怔了一瞬，便作畏惧之态，由着净霖转身。可净霖一转身，它便凶形毕露，扑咬而来。净霖灵气虚浮，不过是装装样子，吓唬寻常精怪尚可，但面对这将化蛟之蛇，却没什么用处。

　　净霖早有预料，踏壁旋身，海蛇腾尾阻挠。只见净霖稍稍避身，便借着海蛇腾尾之力，踩着它破水而出。海蛇跟着探身出水，粗壮身躯狰狞可怖，撕咬追赶。寒潭之上封印大亮，忽然下压，将海蛇生生压进水中。水花迸溅，净霖上了岸，将锦鲤丢向等候在一侧的石头小人。

　　石头小人仰头奔跑，接了个正好，跟着和锦鲤在雪中滚了一圈。锦鲤等它爬起身，却半晌不见动静，侧目一看，石头小人通身覆冰，非常迟钝。

　　净霖连发也未束，象牙白的衣裳湿透贴身。他抓起鸦青色的宽衫罩上身，松垮地系了腰带。那一截儿颈白皙带水，水珠缓滑进锁骨，融于肤色。

　　净霖掩口咳了几声，身形单薄，在冰天雪地里更显羸弱。

　　他只沉声说:“走。”

　　转身又觉不对，回首一看，哪里还有锦鲤，雪地里分明坐着一个粉雕玉琢的胖小子！

　　锦鲤垂头看见了藕般的手臂，大惊失色，想也不想的撒腿跑向净霖，一个猛扑埋进净霖怀中，环紧净霖的脖颈，贴着净霖的颊面咬词不清道，“季季里！”

　　净霖数百年不曾与人接触，当下也退后一步，竟然有片刻不知所措。锦鲤拱在他颈边，眼泪不值钱地乱蹦，可怜又无助地望着他。净霖只觉得额角突跳，久违的头痛起来。

　　锦鲤趁着此机，烂漫无邪地又贴了上来。净霖脖颈冰凉，叫锦鲤舍不得撒手。

　　它竟被这一遭给吓化形了！

　　它——他心里打算尚不成形，故而面上只将天真学了个七八分。他依着净霖，像一团温热融化在净霖胸口，刺得净霖恍如隔世。

　　净霖偏头，眉间紧皱。锦鲤眨眼揣摩他的神情，小声说:“季里肥家。”

　　他吐字不清，说话很是艰难，显然是在笨拙地模仿“人”。净霖可以允许一条鱼同他一起，却不能允许一个人同他一起。因为他的七情六欲在数百年前便断得干净，他至今没有爱过一个人，也不想学会如何爱一个人。他曾在“人”的情谊中备受煎熬，并且代价惨重。若说他曾明白过一种情感，那也许该是“恨”。

　　他为了“恨”，不惜手握屠刀，堕入杀戮。

　　因此他在这鲜活的、温热的依赖中，生出股几近惧怕的颤栗。

第4章 机会

　　锦鲤不会穿衣服，所以只裹着净霖的宽衫，衣摆大半拖在地上，他赤脚在檐廊下奔跑。檐下一只铜铃迎风摇晃，锦鲤顶着乱糟糟的头发，在铃声间又蹦又跳。

　　石头小人追着他，拾着拖在地上的衣摆。锦鲤一口气奔到檐廊尽头，那儿临着口小池塘，边栽着一棵百年银杏。他蹲下来，用手拨拉池水，被冻得一阵哆嗦。

　　“做人，是这般感觉。”锦鲤喃喃自语。经过一个夜晚，他口齿流利了不少。

　　石头小人踢了他的屁股，锦鲤没留神，一个前扑跪倒在木板上。他来不及生气，而是哈哈大笑，抬起手掌反复端详。

　　“摔倒，这般的痛！”他说着。

　　他学会奔跑只是在不久之前，他总是想要躺在地上游动尾巴。他要习惯双手，而非鱼鳍。他盘腿坐下来，拢紧宽衫。白胖的脚丫冻得通红，他低头埋到宽衫底下观察自己的身体，随后冒出脑袋，对石头小人小声嘀咕。

　　“人除了手脚，还有其他物件吗？好生奇怪。”

　　石头小人不会说话，挤到他脑袋旁与他一齐看了半晌，见他一脸懵懂，也不知该如何与他解释。

　　锦鲤捉了石头小人，往它底下看了看，奇怪地说，“你为何就没有？”

　　石头小人面上恼羞，捂着脑袋踢了锦鲤一脚。锦鲤立即龇牙咧嘴地威胁道，“你若再踢我，我便把你丢掉！让你再也见不到净霖！”

　　石头小人退后几步，转身就往室内跑。锦鲤怕它告状，连忙起身追了去。他入门时动作很轻，因为净霖正在休息。昨夜回来时净霖咳了半宿，近晨才睡着。

　　锦鲤踩着小案，爬上椅子，再跳到榻上，跪在净霖枕边。净霖面色相比昨晚更加苍白，他如同久病之人，仿佛缠绵病榻已成常态。墨发水一般铺满枕席，锦鲤小心地掬了一捧，它们却从指缝流淌下去。锦鲤壮着胆子趴下上半身，听到净霖的呼吸声。他指尖触摸到净霖的颊面和脖颈，又吃惊地收回来，再不可置信地探出去。

　　热的。

　　净霖是热的，摸起来是润的。

　　这与他先前知道的全然不同，难道变作了人，连触感也会不同？

　　锦鲤顺势躺倒在净霖身侧，他这样打量着净霖，又发觉些不同。他从没在这个方向打量过净霖，原来净霖的鼻是这样的挺，净霖的唇是这样的薄，净霖的净霖生得这样好看，仿佛是一握就会碎掉的细腻薄瓷。

　　锦鲤捏了捏自己的鼻，又摸了摸自己的颊面。心道，我将来不会长得比净霖更好看，因为他这样的世间有一个就足够了，我要比他更有力，更强壮才好。

　　他正想着，就觉得背后一痛，回头一看，石头小人就坐在边上，不大乐意地看着他。他哼一声，又贴近净霖许多，用脚将石头小人抵开。可是石头小人抱了他的小腿，就要将他拖下去，他一着急，转头扒住净霖的衣襟，环住净霖的脖颈就是不走。

　　石头小人生气地跳脚，锦鲤也不理它。他挨着净霖，便不自觉地吸纳灵气。净霖今日的灵气虚无不定，眉峰缓皱，竟隐约有不堪吸纳的神情。石头小人不知为何，也忽地停下动作，变作两块石头滚在一旁。

　　净霖迟迟不醒，锦鲤吞咽了下口水。

　　这是个吃掉净霖的好机会。

　　净霖神识荡在空无一物的石台上，他行单只影，不知去处。碎掉的身躯修复缓慢，莹光散乱，难以组成人形。他仿佛被人扼住了咽喉，变得难以喘息。胸口沉重，被压着的感觉让他倍感疲惫。

　　即便如此，当檐廊下起风时，他还是瞬间睁开了眼。入眼的便是一颗绒毛脑袋，压翘的地方抵在他颊边，锦鲤正紧紧环着他，睡得酣实。

　　净霖望着房顶，闭目舒出口气。再睁开眼时，已恢复平静。

　　“何事。”他声音一贯的没有情绪。

　　廊下有人跪倒在地，轻声道，“舍弟顽劣，惊扰了君上清修，罪该万死。特来请罪，求请君上不吝责罚。”

　　净霖沉默片刻，才记起了门外跪着的是谁。

　　“我不是你的君上。”净霖说道。

　　门外人趴伏下的身躯寂静不动，过了半晌，才说，“我归属九天境临松君麾下，此事俾众周知，即便如今参离树归划于分界司监管，我心也如磐石，坚定不移。”

　　她说着抬起首，端正地面对房门，再拜下去。

　　“不要叫我君上。”净霖突地一字一顿，恨意覆霜。

　　门外女子静了许久，低声说:“九哥。”

　　净霖胸口一窒，手脚发凉。他抬手盖住双眸，喉结无声滑动，胸口起伏不定，强行压下呛血的冲动。

　　不要叫我。

　　他目光淹没在遮挡的黑暗中，好似永远也挣扎不出头。这一声“九哥”，便是荆棘，扎得他鲜血淋漓。

　　门外女子仅仅用了几瞬来平复心绪，即便红了眼眶声音也稳定不变，她抬手拽出被捆绑结实的弟弟。阿乙变作了原形，在地上扑腾着。

　　“阿乙在参离树被我纵容娇惯，致使他如今嚣张跋扈、不听管教。他既做错了事，就必该自己承担。我将他交于九哥，不论生死，皆有九哥做主。”

　　音落便跪拜行礼，转身欲走。阿乙见状生生撞破了头，盯着他阿姐，将要哭出来了。他阿姐——浮梨要下阶时，又停了步。

　　“我知九哥不欲见我。”浮梨长睫低垂，望进黑夜，“可对我而言，九哥仍活在世，我便已经知足。那一日真佛抬指，九天震荡，九哥泯灭的消息叫人肝肠寸断。不管他人如何言谈，九哥仍然是九哥。我虽不知你与父亲的前尘恩怨，却不肯轻易相信你是那般嗜杀之人。九哥”

　　“你错了。”净霖说，“我杀他不过是了却夙愿，既没有大义在身，也没有正气拿持。我想要杀他，我便去杀他，与你无关。我不是你的九哥，临松君泯灭在了九天台，而今你看到这个人，也不过是个死人。把他拿走，滚。”

　　阿乙听不下什么临松君，也不知道什么九哥，他唯独听到了净霖对他阿姐说了声“滚”，这叫他怒火中烧。他诞生时参离树已无五彩鸟，浮梨即是他姐姐，也算是他母亲。他虽然为人混账又跋扈，却听不得任何人说他姐姐一句不好。

　　当下挣脱开嘴，张口骂道，“净霖！你竟敢对我阿姐说‘滚’？你算什么东西！不过是个躲藏在山野间的病秧子罢了，谁还怕你不成！一条海蛇也能搅得你下不来床，现在又装什么高人好汉！你也不过”

　　浮梨霎时回身，断喝道:“住口！”

　　檐廊下的铜铃陡然作响，山间万松涛声起伏。一股强风自茂林间涌出，刮得阿乙翻滚下廊，吹向山中。

　　他还被捆着，挣脱不了，只能在空中倔强着喊道，“你等着！”

　　浮梨还想说什么，内室的里门倏地夹合，连她的声音也拒之在外。浮梨终未能说出来，只默立了半宿，方才离去。

　　净霖待她一走，便闷声咳出血来。石头小人在他掌心塞了手帕，他掩唇擦掉血迹，说，“还不醒吗。”

　　锦鲤便试探地睁开一只眼，装作惊醒状揉了揉。一团软面似的坐起身，还扒着净霖的颈。锦鲤露出小白牙，冲净霖可爱的笑。

　　净霖眉稍微挑，极具压迫感地盯着锦鲤，冷声说，“吃人要快，下口要狠。你磨磨蹭蹭，犹豫什么？”

　　他的唇方才沾过血，染了一点红。

　　锦鲤无辜地缩手，很是害怕的模样。净霖却稍抬头，几乎要抵在锦鲤额头。他眼神毫无生机，像在陈诉别人的生死。

　　“你错过了机会，便要等一年，一百年，甚至一千年。”他冰冷的不是皮囊，而是魂魄。他迫近锦鲤，如同睡醒的巨兽隆起了身躯，这样无法抵抗的威慑力远比锋利的齿牙更加让人惧怕。

　　锦鲤敏锐地发觉净霖不同平常，想要瑟缩向后。可是净霖一把拽住了他的手臂，将他放置在巨兽的阴影下。锦鲤愈发难以忍耐，这不是种疼痛，而是种被居高临下俯瞰的压力。这压力簇拥在他薄弱的线上，让他不自主地颤抖起来。

　　“净净霖”锦鲤痛苦地唤出净霖的名字，他的五脏六腑都像被重物碾压，连呼吸都变得断续。

　　净霖看了一会儿，松开了手。锦鲤一个后仰，在被子上滚了几滚，如获大赦。内室陷入寂静，锦鲤心里咬牙，面上仍露出可怜的样子。泪珠子在眼眶里打滚，他压着手背，细小地啜泣着。

　　净霖偏头望着夜雪，兴趣寡淡。他坐了许久，转回头看向锦鲤。

　　“过来。”

　　锦鲤内心警觉，却像小动物一般爬了回去。他面上越是乖巧，心中就越是冷静。他藏在这幅稚儿的躯壳下，渴望化解净霖的提防。然而令他失望的是，净霖似乎洞察一切，并且毫不在意。

　　锦鲤爬到了净霖身侧，净霖抬手欲抚摸他的脑袋，又中途放弃了，转手从石头小人那里扯过干净的帕子，给锦鲤擦干净鼻涕眼泪，便又躺下，不再说话。

　　次日宿雪初晴，砧声破晨。净霖招了衣裳给锦鲤，锦鲤将头抵在袖口，如何也穿不进去。石头小人揪正衣裳，为他穿好衣，还裹上了一件小绒披风。鞋面上绣着一对鲤鱼，锦鲤穿鞋时忍不住伸手摸了摸。

　　随后净霖起身下阶，他今日仍旧常服打扮，单薄得很。他站在阶下稍作回首，眉目冷寂。

　　石头小人牵着锦鲤，带着他下了阶，随着净霖往山下走。山间晨雾围绕，山阶湿滑，石头小人摔了好几跤。锦鲤原先还绷着脸，后来跟着石头小人奔跑嬉闹，滚了一头的雪。净霖一直没有回头，半敛着眸似在梦中。

　　到了山脚，锦鲤跑了几步，不见石头小人。他转头一看，石头小人坐在净霖肩头，冲他摇了摇手臂。

　　锦鲤还没明白过来，就听净霖说。

　　“你走罢。”

**非常抱歉，网盘会和谐看不了全部！！**

**拿全文，加微信**

**扫码下方图片二维码或者搜索微信号：danmengjun1**

**唐酒卿文集8本（完整版），有偿，非诚勿扰！**

****

**还有更多超好的“bl资源”**

截图里有图片

描述已自动生成